

現在所注重的，是輕小的坦克車，同時并使一切共用汽車裝置軍事化，俾於動員令下時都變成軍用車。蘇聯對於軍備的改進甚為注意。軍用飛機甚多，各師步兵中均有瓦斯隊，戰鬪坦克車中也有防止瓦斯之設備，並能行駛於冰天雪地之中，機關槍的製造特別精緻，其應用也較他國軍隊為廣，其軍隊之機械化亦差堪與英法相比。捷克的坦克則係伏爾梅（Herr Vollmer）參照里諾爾脫式（Panzer）而造成，頗為新式。可以用輪行，亦可以用軌道行。

英國的卡鄧羅（Carden-Loyd）輕式坦克是近年新發明武器中之較重要的，高不及人行速，每時達五十哩，一若通常之汽車者，軌道堅固，穩固而不發大聲。鐵甲機關槍車之製成亦於近代戰術中大有影響。自動步槍（Self-loading rifle）之發明則更重要，此槍經多人之研究，最後由皮得生（Pedersen）完成之，這是輕的，短的，簡單的一種槍，比新式機關槍更為易於負帶，因為甚輕之故，放射頗為準

確，且子彈亦甚經濟。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時，英國軍隊每分鐘能放射十五顆子彈，法德諸國的兵士則祇能及其半。但皮得生步槍每分鐘可由有訓練之槍手放射至五十顆子彈之多，即普通的兵士也能放出二十五顆，亦可謂迅速之至了。

軍事之機械化於未來之戰術影響極大，大戰後軍備進步之較著者為射擊率之增進，與爆炸物之改善及攻擊坦克車武器之發明。至於陸戰砲在未來戰爭中的地位則不如過去之重要。因為重砲無論裝在什麼摩托車上，其動作總不能與輕捷的坦克車相適應，這當然有虧其掩護的職責；且重砲所費甚大，於軍費上實欠經濟，故在以後大戰中，放射三磅彈的陸戰砲即已足夠攻擊敵軍而有餘，如攻

新舊世界中的社會

梁 撫

歐人誤會美人的最大一點是說金圓為美人的上帝。其實歐洲的富人要比美國來得多，因為所有的美人多是做著工的。當然，倫敦，羅

擊敵人砲台者則亦祇須用稍重的戰砲就可了。輕砲可裝在一坦克車上，如此則轉動敏捷，可以攻擊敵人的坦克與機關槍坦克車。軍用飛機於軍事上極屬重要。高射砲近來大有進步，而飛機之高度也能達二萬呎，但近來發明一種「維克預測器」（Vickers predictor）的「魔箱」（magic box），能將飛機之速度，行程，高度自動的測知，而由電線傳知砲手，以便轟擊。因之飛機的重量也隨着減輕，速度增進，俾高射砲不易擊中，現在的戰鬪機每小時已能飛行達二百哩之速。所以在未來戰爭中，飛機的地位至為重要，但我們可以斷定在戰事初起時，因為中立國的反對，軍用機的活動是比較有限制的。

馬，柏林的人也多做工的，但工作之在歐洲不如其在美國之受人尊敬。所以有人說：「在英國一個不做事的人是叫做紳士（gentle-

83072

man)但在美國他却是被稱為懶漢 (Lazier)』

新舊二大陸的不同點，可從其對金錢與工作之態度觀察之。歐洲在百年以前，甚至於五十年以前，一個能夠不勞而食的人仍然是受人尊敬的，不過近來這種習俗的勢力是漸漸衰落了。現在是能鬪奮出來的 (self-made) 人才會被人尊敬。先前歐洲諸國是由少數皇室中人統治的，現在則由人民自己來統治自己了，這就是說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已經抬頭，受到人們的尊敬。

大戰後歐洲社會的習俗起了很大的變動。美人嘗以「繼續活動」自驕，有些年老的人在社會已得到相當的地位，但他仍然繼續的工作下去，有人問他的原因，他說要是隱退後，不出一年社會就要將他忘記了。這在歐陸自然是少見的，歐戰雖給歐洲社會習俗以極大的動搖，但其尊敬紳士一仍如故，不過最近發生一件出人意外之事，這就是韋伯夫人 (Mrs. Beatrice Webb) 之拒受「巴斯斐貴婦」

(Lady Passfield) 的尊號。綠韋伯 (Sidney Webb) 近被選為上院議員並被封為巴斯斐爵士 (Lord Passfield)，但其夫人却以為如接受了貴婦的尊號，她就要受到很大的損失，所以拒而未受。韋伯夫人的這種行為是歐洲社會歷史上的一個緊要關頭。

美國固多富人，故當其有需貴族人員之處，即以其富女下嫁貴族，這於他自然是有意義的。不過近來貴族也處處在適應新社會的環境了，尤以英國為最顯著。商人日受重視，軍官的地位則不如往昔，貴族在政治與社會上的服役也大都是為了國家的目的，而非為其王朝之故。英國王弟棒遜別 (Ponsonby) 與保守黨首相鮑爾特溫之子之為工黨黨員祇有在英國社會中才能發見。

因此就有人說英國社會是半硬性的 (semirigid)，而德國的則為硬性的 (rigid) 法國的則為有伸縮性的 (elastic) 德國造成最佳的飛船與法國造就最佳之飛機，都不是無因的。愛迪生有一次對人說，德人所造之機器

硬而且重，而法國的則巧而輕。如此二種性質能聯合為一，則彼此就可相補。而進步也更速了。

就這個原則而論，德國社會是如階梯當然位於最上的自然是貴族，其次是官吏，職員，與大學，又次則為實業家與商人，最下的則為工人。一個人如欲上升此階梯，則須先在官吏與學生羣衆中訓練，他們所着重的是頭銜，而不是事業，如一個無尊銜而能夠成大業的人，則祇配做大學教授。所以浮士德中之曼斐斯托對學生說：「第一，一個頭銜必能造成你在職業中較他人為高的觀念。」德人對於尊銜的注重我們還可以下述事實說明之：有一個隊長，夫人已經與其夫離婚，但當他丈夫升職時，她就升用她丈夫現任職位的頭銜，由陸軍少佐夫人 (Frau Majorin) 而將軍夫人 (Frau Generalin) 而閣員夫人 (excellenz)，她丈夫雖與她離婚很久，她却是不管的。德國社會的這種基礎在大戰前即已開始

動搖了。金錢已起而代替貴族的地位，不過最近頭銜的勢力又復增長，一個學校教員如未得自稱爲「教育會議委員」(Studienrat)者就不能高枕而臥。在奧地利，當皇帝職位取消後，一個新的階級，樞密大臣(Hofrathen)是興起來了。閣員一個稱號雖爲德意志共和國所取消，但現在有些社會黨閣員的夫人仍然是引用此稱呼的。

法國的總統是以先生(monsieur)二字稱呼之的，不過其人民對於頭銜的看重也與他國相同，一個法人要是他不能在衣襟上懸一小紅絲紐，他是很不快樂的。魯意斯時代的社會習俗至今仍被保留。在守門人的小房內，我們可以看到與其主人大廳中同樣的鏡與小鐘，二者的不同處是守門人的東西比較價廉罷了。惟在家中法人的這種舊習並未十分

保留，他們對於公務則做得較爲起勁。總之，法人在精神方面的習慣戰後並無十分的變改。英國社會是半硬性的。其傳統習俗較法國的爲溫良與容忍。故當保守黨首相下台時，他會與工黨領袖握手而別，這在他國是不可能的。前王愛德華之親友哈爾亨爵士(Lord Haldane)也會加入到工黨去，也祇有在英國才能見到。這種特點在細小的事情中也表現得很顯然：舉凡友朋之介紹，賓客之訪問，與茶會之禮節等，英人都是與法德各國不同的。

因爲各國社會特質之不同，所以英國的社會文化發達較高，而法國的則較緩，德國則與英國相差不遠。法人很少接其賓客至家中者，而英國則不然。德人對友朋極爲溫和誠懇，但並不是精練的主人。這幾個國都帶有一些北方



民族的特有色彩，而在阿爾卑斯山以南的社會則全異樣。那面的天氣很溫熱，人民都跑到街上，野外去，所以住屋中是很冷清的，戲場中的包廂要比家庭中的煙囪處還更重要。意大利人的晚餐很遲，常在晚間的十一時，與會時多是些有貴族稱號的人，他們早晨都沒有事做的，故歐洲的舊習俗在羅馬是被保存得最多了。

我們如就大體上比較歐美社會的不同處，則歐洲社會是較假裝(pretension)而少活潑之氣(humor)，在歐洲各國中英人是比較的不大假裝，但現在歐洲各大城市的人民生活都受到美人的影響，而美人也多少已受到歐洲社會習俗的影響，一般人說美人是如何的坦爽與活潑，似乎不免有過甚其辭之嫌。